

The Book of Delight and other Papers

快乐书

[英] Israel Abrahams 著
以色列·亚伯拉罕
安宁 译





K18/4

2005



快乐书

[英] Israel Abrahams 著
以色列·亚伯拉罕 著
安宁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快乐书/(英)以色列·亚伯拉罕著;安宁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8
ISBN7-5633-5435-2

I. 快… II. ①以… ②安… III. 犹太人—简介 IV. 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284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90mm×1 240mm 1/32

印张:6 字数:120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6 100 册 定价:16.00 元

如果发现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以色列·亚伯拉罕(Israel Abrahams, 1858 - 1925), 是十八至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犹太学者。他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家书香门第, 从小就读于犹太人的教会学校, 后在学校里任教。1902 年, 他受聘于剑桥大学, 教授拉比文学。亚伯拉罕一生致力于向世人推介犹太人的文化。他的著述基本上都是关于犹太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 著名的有《中世纪的犹太人生活》(1896)。他的英文著述, 文笔美妙, 能够深深吸引那些想了解犹太文化精髓的普通读者。通过他的著述, 许多只有学院学者才知道的犹太文化和历史, 逐渐为世人所知。亚伯拉罕不仅撰文著述, 还身体力行, 投身一些实际工作。他是“自由犹太教”的领导人、英国犹太人历史研究会的主席。1889 年起, 他开始编辑《犹太评论季刊》, 一直到 1908 年。他还参与过多种百科全书的写作, 并在英国和美国各地往来演讲, 宣扬犹太文化。《快乐书》(*The Book Of Delight And Other Papers*) 一书, 正是这些演讲稿的汇录。作为英语世界里一部家喻户晓的名作, 书中处处显露出作者渊博深厚的知识素养, 其中既有对历史、民俗、信仰等人类文化的精妙解说, 也有对许多寓言故事的精彩演绎, 使人在颌首一笑之时, 领会到原来“智慧”并非“烦恼”, 智慧即是快乐。本书系《快乐书》的第一个中译本, 它的出版, 相信能为我国读者提供许多新鲜有趣的见闻、知识与智慧。

序

这本书是演讲稿的辑录,如果将它改写成散文,就会失去某种特色,所以笔者忠实于原文,没有做任何修改。

本书收录的《中世纪的徒步旅行》一文,最初是我在耶路撒冷用希伯来语进行演说的一篇讲稿。其中一部分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伦敦:犹太年志》上,笔者非常感谢杂志社的社长同意发表这篇英文演讲稿。

虽然本书的某些章节在此之前已经公开发表过,但对读者来说,本书的绝大部分章节都是崭新的,并且每篇都经过了重新校正。

为了适应普通读者的阅读趣味,笔者没有按照自己的原意在书中加入详细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只在必要的地方加以说明,并在各章的末尾附加了一些注释。

笔者知道这本书或许不具有重要的典藏价值,但是既然这些演讲稿深受听众的喜爱,笔者希望也许会给那些能够阅读本书的读者带来些许愉快的心情。

以色列·亚伯拉罕
1911 年9 月于剑桥大学

目录

c o n t e n t s

出版说明/1

序/2

快乐书/1

希布伦之旅/39

书的慰藉/58

中世纪的徒步旅行/77

狐狸的心/98

“姻缘天注定”/107

希伯来情歌/114

一点好奇之作/153

译后记/185



快乐书

时至今日,约瑟夫·泽布伦(Joseph Zabara)才得到他应得的荣誉,尽管他的著作《快乐书》完成于13世纪。这本韵文体的传奇故事,巧妙地吸收了民间文学和诗歌的特点,想像丰富,风格独特。故事的整体框架改编自一个著名的传说,并夹以奇闻逸事和讽刺短诗。作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很少杜撰。因此,这本书不但对文学批评家,而且对民俗研究者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尽管泽布伦的编写模式与人们所熟知的《七圣贤书》^①、《比德派寓言》^②等东方传奇故事类似,然而相比这些被译介到欧洲的东方文学,《快乐书》的编译时间要早了整整半个世纪,并填补了13世纪初民间文学的空白。这本书对民间文学的影响是空前的,如今它被公认是从“所罗门与魔鬼的故事”衍生出来的优秀的民间传奇。下面我们将对这一点进行详尽论述。

作为一个用希伯来语写作的诗人兼作家,约瑟夫·泽布伦的地位相当重要,他是最早综合运用希伯来语韵文和诗歌进行叙事诗创作的作家之一。这种叙事风格最初出现在阿拉伯诗人的作品中,用

① *Book of Sindbad*, 又名 *the Story of the Seven Sages*, 起源于印度的传说故事集。——译者注,下同

② 希伯来书名为 *Kalilah ve - Dinnah*, 起源于印度的有关动物的传说故事集。比德派,英文名为 *Bidpai*, 故事的叙述者,印度贤人。

来讲寓言故事并讽刺社会道德,希伯来语文学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查理兹(Charizi)的作品《铁戈玛尼》(*Tachkemoni*)以及他的译作《哈里里》(*Hariri*)。比起查理兹,泽布伦的作品在艺术性和写作技巧上都存在着许多欠缺,但查理兹作品中的诸多优秀素质,在泽布伦的文本中已初露端倪。读泽布伦的诗,我们会认识到,这种风格在吸引诗人们纷纷效仿的同时,也给他们留下了充分发挥的余地;读查理兹的诗,我们则可以肯定,他已把这种风格推上了成熟的巅峰。

我们对约瑟夫·泽布伦的了解,大多来自于他的《快乐书》。这本充满诗意的故事集,实际上是一本自传,它的风格向我们明显地昭示出这一点。书中对那些中世纪形形色色的市民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会伦理和文化习俗描写得是那样栩栩如生,一切说明,这的确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经验。从基格尔(Geiger)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泽布伦在12世纪末游历甚广,就像他故事中的男主角一样。泽布伦出生在西班牙的巴塞罗纳,经过长期的旅行生活,他最后又回到了故里,直至去世。在法国的拿布尼(Narbonne)^①,他曾经拜约瑟夫·凯姆奇(Joseph Kimchi)为师,约瑟夫·凯姆奇是著名的凯姆奇家族的创始人,并将西班牙文明带到普罗旺斯地区。约瑟夫·泽布伦从他老师那里学会了希伯来语,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形成了纯真与朴素的风格——《快乐书》中部分晦涩的章节完全是因为原书漫漶不清造成的。约瑟夫·凯姆奇活跃在12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普罗旺斯,他在解释《箴言书》的章节时,曾两次提到泽布伦,并予以很高的评价。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泽布伦在他的学生时代,就对希伯来箴言就有了很深的了解,这对他以后的写作有很大帮助。

在现代,重新发现泽布伦的社会价值的首推斯坦斯尼德(Stein-

① 法国南部的一座城市,与地中海相邻。

schneider)博士,他推断泽布伦应该是一个医生。因为在书中关于医学的讨论比其他任何话题都多。此外,泽布伦虽然否认自己是研究犹太律法的专家,但曾经与他过往甚密的伊南(Enan)称赞他“对医药学非常精通和熟练”。而且泽布伦在书中用非常专业的口吻讽刺一些江湖医生,比如书中有一段幽默的文字,颇具现代气息,故事说:“一个哲学家得绝症快要死了,于是医生放弃了治疗;但后来这个病人却奇迹般的痊愈了。当医生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街上散步。医生问:‘你从另一个世界回来了?’病人回答说:‘是的,我从另一个世界回来了,在那里,我看到有非常可怕的惩罚降临在每一个医生身上,因为他们杀死了他们的病人。但是你不必担心,因为我告诉他们,你根本不是医生。’”

另外,在一个故事(只在君士坦丁堡版本中发现)中出现一段对医生职业的讽刺,“医生和魔鬼都在杀人,不同的是前者还要收费。”除了医生,有谁会对当时的医疗体系进行这样严厉的谴责?泽布伦在书中许多的叙述都证明他是一个重视科学实验的人。为了让他的读者确信他的论断,他不惜用大量的篇幅谈论自己在本地所做的医学实验。

如果在君士坦丁堡发现的《快乐书》中的那些短诗也出自泽布伦之手,那么就有更明显的迹象表明,泽布伦是一个精通医药学的人。书中有一些故事讽刺医生的治疗常常加速了病人的死亡。作者半开玩笑地说,他是不会请医生给自己看病的,免得被他们医死了。他还直截了当地说:“不要去请医生,因为他不会带来任何奇迹。”泽布伦对职业医生的讽刺,并不表明他反对医药学本身,而是厌恶那些自以为是的医药学从业者。了解了这一点,对我们理解他的著作中另外一个特征也很重要——像多数希伯来诗人的作品一样,在他的作品中对女性也存在某种程度的歧视,但是在他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里,

泽布伦与母亲和妻子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约瑟夫·泽布伦的一生并不幸福。他离开巴塞罗纳有两个目的，寻求知识与安慰。结果，他拥有了渊博的知识，却无法找到生活的慰藉。从《快乐书》中看，很难说他明确表达出厌恶女性的倾向。一方面，他谈了很多关于女性的美好的地方。在一首诗的第一节中他说道：“最好将你的信任交给一位女性。”第二节又说：“一个好的女人是男人最好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泽布伦又在大量的故事中表现了女人的恶毒和虚伪，以及她们贫乏的头脑和软弱的意志。书中对女人的赞美几乎和对女人的讽刺一样多。对此问题，他的态度始终十分暧昧。

泽布伦对女人的暧昧态度甚至使读者有理由怀疑君士坦丁堡的版本是否真的出于他的手笔。在君士坦丁堡的版本里，作者对女性的厌恶与歧视显露无遗，笔法相当尖刻。这一点在《寡妇的诅咒》（这个寓言中的寡妇，还等不及第一个丈夫死掉，就迫不及待地嫁给了另一个人）和《女人的争辩》两篇故事中可以找到踪迹。在后一篇故事中，一个邪恶的女人发出了世界上最恶毒、最粗蛮的谩骂，她具有恶魔般的性格，她的碰触是致命的。有一个判了死刑的囚犯得到了一项恩典，那就是如果他肯娶这个巫婆，他就可以免于死，但他哭喊着说：“国王，处死我吧，那样我就一了百了，这总比每天都面临着死亡的恐惧要好！”

又有一篇寓言写道：从前，一位勇士遭到一个女巫的爱恋与追逐，他在逃亡的途中遇到一群鬼怪，鬼怪们问他：“你跑什么？”他回答：“为了躲避一个女巫。”鬼怪们听了，立刻觉得毛骨悚然，也掉转方向跟他一起跑起来。

还有一个更长的故事，大意如下：变成人形的魔王撒旦，遇到了一位逃亡的丈夫，他刚刚摆脱了邪恶的妻子。撒旦告诉那人自己与

他境遇相当,两个是难兄难弟。撒旦还主动表示他可以附在一个人的身上,而那个可怜的丈夫则可以扮作能驱鬼的医生,治愈病人得了钱后二人平分。于是,撒旦附在国王身上,王后许诺,谁能在三天之内赶走附在国王身上的鬼,谁就能得到一大笔赏金;但如果失败了,医生就要受死。这一次撒旦违背了诺言,不肯从国王身上出来了,原来他的真正用意是置那个可怜的丈夫于死地。但那个丈夫灵机一动,找来一大堆乐器,弄出很大的声响。撒旦发抖了,问:“那是什么声音?”“医生”回答:“你妻子的脚步声。”于是,撒旦立即从国王身上出来,仓皇逃窜了。

上面这些寓言的确将矛头指向“邪恶”的女人,但即使它们真的出自泽布伦之手,也很难证明他歧视女性的倾向,除非这些故事出现在“狮子故事”版本的《快乐书》里,但事实上,那个版本的故事表露出的对女性的态度是友好的。

实际上,对于东方寓言中对女性贬斥的言论,读者不必太过计较,就是那些极尽对女性诋毁之能事的犹太人都以自己的妻子为荣。只是妇女有时充当了一些男性不自觉的夸张或虚构的靶子。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犹太圣贤们在对酒鬼的描写上也尽其诙谐之能事,他们既嘲讽酒鬼,又同酒鬼们一起享受喧闹无拘束的快乐。——在描写女性时,也重复了相同的“伎俩”。

总之,中世纪的犹太哲人们也许具备了所谓的“现代幽默”,泽布伦就是一个“现代”幽默家,他继承了古代传奇作者的细腻,又“自觉地”运用了现代人所谓的“细节夸张法”——对年轻女性的描述更注意细腻,对老年女性的描写多有夸张。泽布伦的描写或许略显粗糙,但这更体现出民间的智慧与诙谐。我将这一点称为“现代幽默”的另一特质。

然而,泽布伦的寓言与这些故事的寓意之间的分歧,或许存在着

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他的《快乐书》中寓言故事可能来源于印度,因为只有印度的民间故事中才有对妇女如此敌视的痕迹;还有另一个证据就是泽布伦终其一生对女性都是怀着友善的态度的,某些女性歧视态度强烈的故事或许仅是泽布伦从印度翻译过来的,对其中的内容,泽布伦无需负太大的责任。在他的时代,能收集到一些域外的奇闻轶事已经实属不易了,泽布伦哪里有筛选的余地呢!

泽布伦对书籍的涉猎范围一定很广泛,他对天文、哲学、占卜术、音乐、物理都有所了解,尤其对医药学造诣颇高。他熟悉阿拉伯的箴言和故事,在著作中曾多次提到故事的阿拉伯渊源;他还知晓《拾贝集》(*Choice of Pearls*)、《米德拉西》(*Midrash*)^①中的《所罗门王的故事》、《哲人思想精粹》(*Maxims of the Philosophers*)、《箴言集》(*Proverbs of the Wise*) (不是希伯来语的《七圣贤书》),他很熟悉圣经语言,只是在援引部分章节时犯了一两个大的错误。尽管他不以犹太律法研究者自居,但对于犹太宗教文学也有所了解。当时每个拉比(*Rabbin*)^②讲的故事,都有狐狸、女人、伊南和作者。他能游刃有余地运用这类文学样式。他也了解托比特(*Tobit*)的故事,但他在介绍这个故事的时候仅认为这是一个“最不可思议的传奇”,很显然,在他的时代里,《次经》的传播范围并不很广,甚至有所误传。泽布伦所讲的那些故事与《次经》里所讲的相差甚远:故事地点被错置,书中取回钱财的历险与订婚的故事脱了节,有关绞刑的描述也似乎是无中生有。但其中一点,泽布伦的版本与希伯来语的和阿拉马方言的《托比特书》一致,而不同于希腊的文本,那就是托比特的儿子在寻找父亲寄存许久的钱财时,旅途的伴侣并不是那条狗。

① 意思为释经集,主要内容是道德伦理训诫和宗教律法礼仪,是《犹太法典》的一部分。

② 犹太教士。

泽布伦有一个故事似乎揭示了某种确实“存在”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并未找到其他证据证明。他说,在西班牙似乎有一小部分犹太人悄悄地皈依了基督教,他们以犹太教徒的面目出现,但骨子里却是基督徒,文中并未提到他们隐匿身份的动机,但整个故事充满了讽刺语调。

现在,让我来讲述一下《快乐书》的各个版本吧。1865年,在巴黎发现了一本十五世纪的希伯来语期刊的手抄本,刊名叫《黎巴嫩》(*Lebanon*),在该期刊的第二卷登有《快乐书》一文;次年,已故的森尼尔·萨克斯(Senior Sachs)以《探寻黎巴嫩》(*Yen Lebanon*, 1866, 巴黎)为题撰文介绍了《快乐书》和其他两本著作。虽然萨克斯注意到了其他版本的存在,但不知为什么,他以为没有必要加以研究。如果当时他研究并吸收了另一个版本的某些精华,其文章的价值将大大提高。牛津大学图书馆藏有《快乐书》的另一个版本,写作日期、出版地均不详,只注明1577年在君士坦丁堡印刷,另有一两个该版本的副本保存在其他地方。出版者是阿塞克·阿卡里斯(Isaac Akrish),这个信息是我们从约瑟夫·泽布伦在《托比特书》的页边注里了解到的。这个名叫阿卡里斯的人,是个旅行售书商,印刷一些有趣的小书出售。斯坦斯尼德教授指出,从阿卡里斯出版的《快乐书》的版式,大致可以推断出它的创作时间,因为这种版式基本符合雅贝兹(Jabez)出版社的那种类型,该出版社于1560年在君士坦丁堡和萨罗尼加^①建立。君士坦丁堡的版本不仅要长于巴黎的版本,而且总体来说更为准确。首先,两个版本的字句相差很多,君士坦丁堡的版本可能更为可信;其次,尽管巴黎的版本在诗歌韵律方面有时候可读性强一些,但君士坦丁堡的版本更符合原貌;再次,巴黎版本中一些

① Salonica, 希腊城市名。

模糊不清的地方，在君士坦丁堡的版本里清晰可辨。

约瑟夫的故事中有两个主要角色：一个大块头的访问者和故事的叙述者，后者无疑就是作者本人；而前者性格怪异，像吉尔·贝阿斯（Gil Bias）历险时的向导，号称“魔鬼”，能吐火放烟，却很懂哲理，他引用洗衣妇的故事，告诉人们他怎样形成了现在的这种个性。

魔鬼提到了拉比对自己的劝说，并立刻相信了拉比的话，认为与一个粗心大意的新娘结婚是不明智的，泽布伦在这里可能隐含着对劝他离开巴塞罗那的某个人的攻击；另一方面，他讽刺了犹太人和基督徒相信有邪魔妖怪的思想。不止一个章节里，他表明自己的反基督教立场，于是，他援引浪漫故事的框架而隐含批判性的立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要是人们意识到泽布伦的许多故事来源于以所罗门王为主人公的传奇，《快乐书》中的人物性格理解起来就会更加有趣。所罗门王经过多次历险，并与一个有着邪恶秉性的魔鬼斗智斗勇——魔鬼有多个名字：阿司莫丢斯、撒旦、玛可夫、玛洛夫；泽布伦故事中的拜访者的原型无疑就是所罗门王的死对头。所罗门王的传奇故事各种各样，但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魔鬼与他作对。起初，魔鬼扮演着一个个性化的、严肃的角色，后来随着时间的发展，他就逐渐堕落到村夫、小丑之流。对这类故事加以概括很难，因为每个版本都有不同的叙述。不过，最为人所熟知的魔鬼形象是：举止粗鲁、块头巨大、面貌畸形，大多时候是个巨人，有时也是个侏儒，绝不与常人一样。通常，他和他那品行不端的妻子一起出现在以智慧著称的所罗门王的面前，用一大堆财宝作为赌注，与所罗门比智慧。两个人会你问我答，唇枪舌剑，这些问题大多是精神层面的，并不涉及实际问题，在泽布伦作品中可以看到有关的详细记载。

一次，魔鬼扰乱了所罗门的正常生活，朝臣们要毫不客气地赶他

走,但所罗门阻止了朝臣,满足了魔鬼的要求,巧妙地打发走了这位不速之客。这是其中的一个故事。

但故事远未结束,泽布伦又为我们讲述了另一个故事:所罗门外出打猎,偶然来到魔鬼的小屋前,就进去拜访他,并猜中了许多谜语,避免了对手的责难,临走时,所罗门还不忘幽默一下,提议让魔鬼第二天带着从公牛身上挤出的新鲜牛奶去宫廷访问。

魔鬼当然没能做到;所罗门又让他整夜不准睡觉,要是他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就要受死。魔鬼真的睡着了,还打着响亮的鼾声;所罗门问:“你睡着了?”

魔鬼狡辩说:“不,我在思考。”

“思考什么?”

“野兔尾巴上的骨头和它背上的骨头一样多。”

国王认为这是置对手于死地的最好机会,就说:“要是你无法证明这一点,明天一早你就受死吧!”

魔鬼不停地打鼾,所罗门一次又一次地叫醒他,但他总回答自己在“思考”,一个晚上他给了许多不同的回答:斑鸠身上的白色羽毛与黑色羽毛一样多;没有什么比白昼更白的,白昼比牛奶还白;女人是不可信任的,她们永远守不住秘密;后天的教育拗不过原始的天性等。

第二天,魔鬼证明了自己昨晚所有的论点。他在黑暗的角落里摆上一盆牛奶,把国王叫过来。所罗门真的踩到了牛奶上,滑了一跤,险些跌倒,国王咆哮起来:“地狱之子,你在做什么?”

“希望您喜欢,陛下,”魔鬼说,“只是为了告诉您牛奶远不如白昼更白,牛奶不能让您在黑暗中看到障碍物,白昼却能。”

为了证明后天的教育拗不过原始的天性,魔鬼找了三只老鼠,将它们挨个放在为国王的晚膳举蜡烛的猫的面前,猫就扔下蜡烛,去追

老鼠。

魔鬼又用诡计,让所罗门自己也咒骂起女人来。当所罗门意识到上了当时,就把魔鬼赶出了宫殿,让他自己去吊死,但又给了他一项恩典:魔鬼可以选择吊死自己的那棵树。

魔鬼和行刑官走过山谷,从捷里可尔进入约旦,又穿过阿拉伯直到红海,可“永远找不到魔鬼想要吊死自己的那棵树”,用这种伎俩,魔鬼逃脱了所罗门的惩罚,回到家里,安度余生。

这个故事,无疑来源于东方,中世纪曾广为流传,成为诸多寓言故事的叙述框架。所罗门与魔鬼之间一问一答式的相互较量与原始版本已大相径庭。在德国和英国的版本里,箴言和智慧是西方式的;在泽布伦的版本里,它们更具有东方神秘主义的风格。在马克勒瑞克(Mauclerc)的法国版本(他几乎与泽布伦同一时间写出了同一主题的作品)里,魔鬼是一个对女性完全抱有成见的人,但他的文字生硬教条,没有故事性,他的魔鬼是一个猥琐的侏儒而非一个狡黠的智者。在德国发现的另一个版本里,魔鬼是所罗门的兄弟,至死对女人都不曾信任过;又有一个版本说,魔鬼是一个狡猾的天才,但对妇女的忠诚与贞操抱着深深的怀疑。好了,有关版本的差异就讨论到这里吧。

只要证明泽布伦的版本的确改编自所罗门与魔鬼的传奇就足够了。不过,泽布伦在故事中加入了许多创新,甚至冒险让自己成为最有智慧的国王这一角色。在作品的概论中,只有一次用到了希伯来原文中的节律,的确,希伯来语言的节律形式并不适合英语语言,在希伯来原文中光芒四射的诗句,若翻译成英语必会大加失色。因而我也没有必要逐字逐句地将原文翻译出来,但会尽量按照泽布伦的原意,不会掺杂任何不属于他的思想。

我认为没有必要对泽布伦故事与所罗门与魔鬼的传奇作更细致

的类比,也没有必要讨论两者细节上的差异——原则上讲,可比性存在于整体中,而非细节上。但如果认为下文所述的那些故事,不能引起那些致力于寓言研究者的兴趣,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泽布伦的著作中,正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欧洲寓言那样,故事性与智慧达到完美结合,故事的一部分来源于印度,一部分来源于希腊,一部分来源于古代闪族人,它们在希伯来的诗作中以某种形式紧密地连接起来。

十三世纪的欧洲作家在创作中,对这种故事叙述框架的沿用颇值得一提。一旦明确了这一点,《快乐书》在中世纪文学中占有的独特位置就显而易见了。

下面,就让我们进入泽布伦的传奇世界中吧。

巨人来访

那天夜里,因为太累,约瑟夫·泽布伦睡得很香。睡眠可以消除肉体上的疲劳,也可以使灵魂得到休息。他很快就进入梦乡,这时一个巨人从门外进来,将他叫醒。“起来,我们一起吃喝吧。”

那已经是拂晓时分,约瑟夫起来,看到在他面前有葡萄酒、面包、还有其他的美食。这个巨人的手中拿着一盏明亮的灯,照亮了房子的每个角落。约瑟夫问:“这些是什么?”“当然是吃的啊。来,跟我一起吃,对我来说,你就是我的亲兄弟。”约瑟夫向他表示感谢,然后说:“我要先向每天供应我食物的神祷告,然后才能吃,因为这是摩西和众先知在律法书上的吩咐。所以作为一个犹太人,我必须在吃饭之前为自己的灵魂祷告。”

巨人说:“如果你愿意,就祷告吧。”于是约瑟夫开始洗漱祷告,然后坐下,吃了面前的食物。但他不愿意喝酒,说:“酒,能使人眼瞎,能夺去聪明人的智慧,能掳去强壮者的力量,它在朋友之间泄露秘密,